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

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唯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别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以上語類四條

規矩方員之至章

問規矩方員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益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

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語類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治也

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語類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語類

天下有道章

鄭問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以上

語類三條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别曰孟子説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荅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説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絶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

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以上語類二條

居下位章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

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

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濵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

不倚也類語

問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辟紂皆不徒然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為此而出也曰是。荅吳伯豐文集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

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類語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耳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類語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語類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

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類語

仁之實章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

采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眞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

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别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説理一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

否曰然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指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

曰太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

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

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㸃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将去以上語類七條

問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葢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曰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答石子重〇文集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

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以上語類二條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語類

乘輿濟人之說與某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為仁人君子毫釐之差耳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為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益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畧稍改稍詳於舊畧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

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産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

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〇答何叔京文集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〇答何叔京文集

非禮之禮章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為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答何叔京○文集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語類

人有不為也章

問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竊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曰狷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

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答詹尚賓○文集

仲尼不為已甚章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耳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須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語類

大人者章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

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葢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有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

耳以上語類二條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

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强探力取只是旣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别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

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

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别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滚滚地出来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

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

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著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

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説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源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説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源頭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来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説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説曰看他説意思自

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畧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以上語類五條

博學而詳說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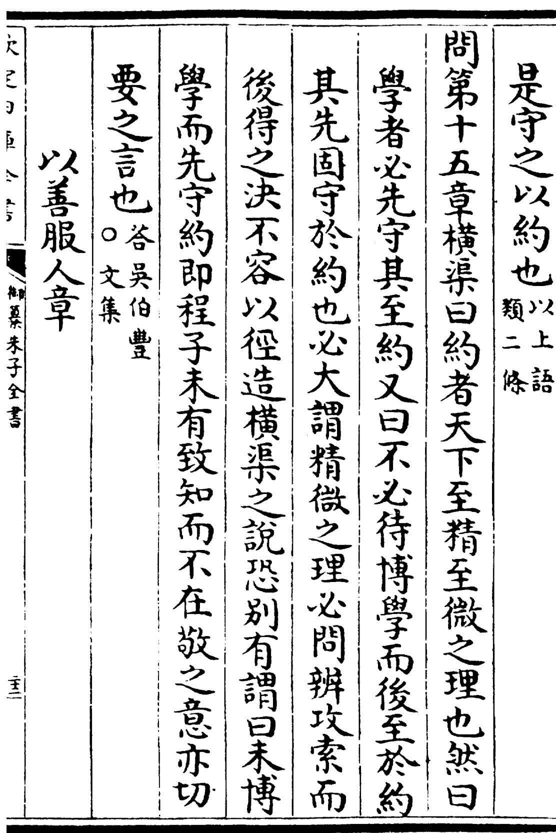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

得為約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

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



是守之以約也以上語類二條

問第十五章横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於約其先固守於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横渠之說恐别有謂曰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答吳伯豐○文集

以善服人章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答張敬之文集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眞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語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禀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禀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

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説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别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

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唯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以上語類六條

問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曰已字只作本字為佳○答吳伯豐文集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

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以上語類二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答吳伯豐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答吳伯豐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答吳伯豐

李公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

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隱之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葢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耳趙岐釋之曰殷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説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曰望道而未之見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

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讀余隱之尊孟辨 以上文集四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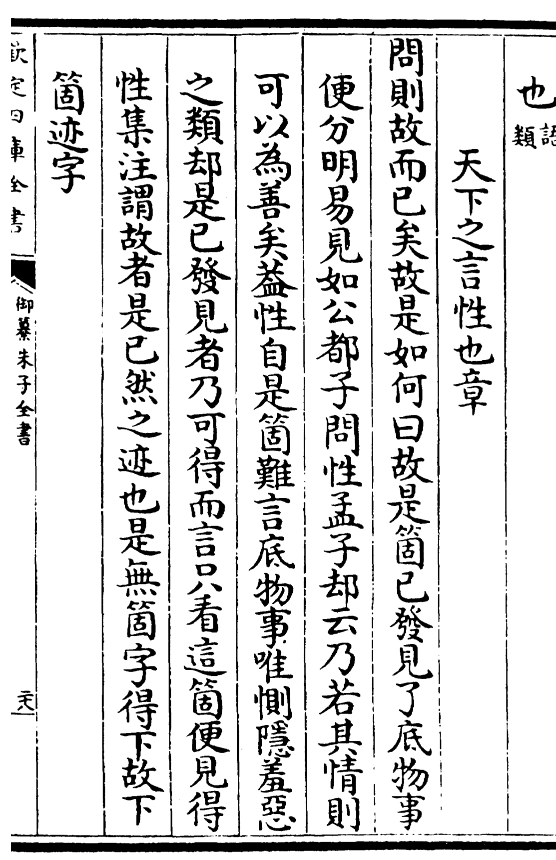
王者之迹熄章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

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語類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



也語類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
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
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
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
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
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
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
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

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又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極本窮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然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摶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

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汎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横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

何可推歷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

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説此叚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

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説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 以上語類七條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事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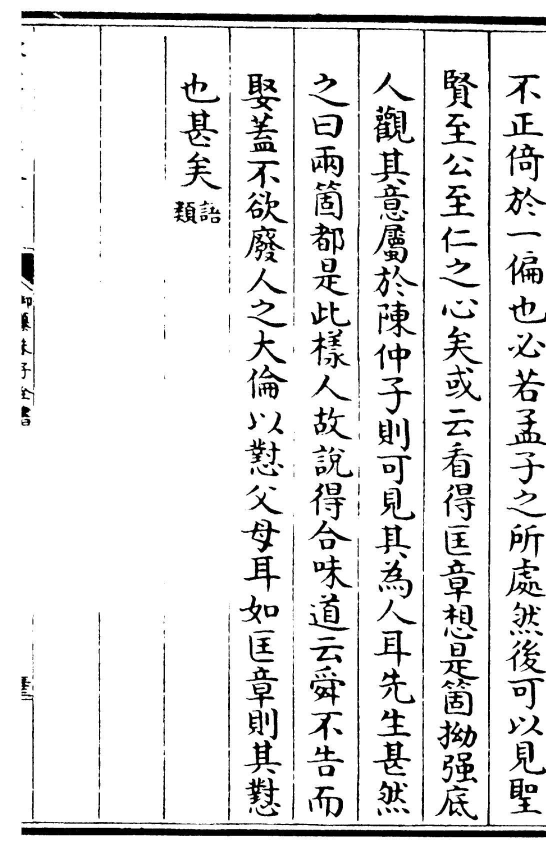
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始以是荅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荅何叔京○文集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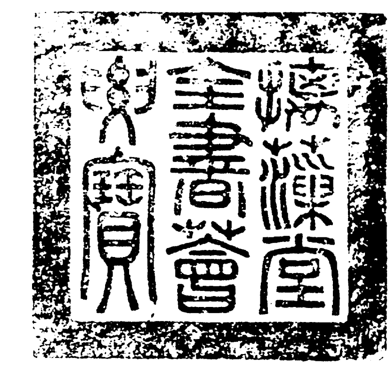
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
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
安得不勇以上語類三條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

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其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耳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



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强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 并下章

黄先之説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豪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

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

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唯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以上語類三條

溫公疑孟曰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

出他人井夫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而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隱之辯曰舜未爲堯知瞽

瞍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而殺之温公云
閭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為誠有是事如謂
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
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
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
矣讀孟子者不求其明教之意而謂其信之過是亦
不思之甚也曰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
篇愚欲易之曰然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

之於兄弟之心矣蓋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太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焉也讀余

隱之尊孟辯○文集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

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庳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别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

之也

以上語類二條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使迎接將來而今

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以上語類二條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語類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

却只是一箇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説則康節之説亦未可據耶曰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説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

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以上

語類三條

艾讀為乂說文云芟草也從丿乀左丿右乀芟草之狀

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乂創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答何叔京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荅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如欽明文思温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

龜山説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説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説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汎説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説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説在坑滿坑在

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以上語類

三條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唯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可學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

論多是如此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强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

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顔子之學則已知夫中

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閱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顔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

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耳不能管攝衆音葢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像說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

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

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以上語類十條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智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矣於任於和未必

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曰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槪以為天下之至神乎答程允夫

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末用

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二條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禄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没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

少潤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禄禄者猶今之俸禄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禄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

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

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隳成遂不能成功

以上語類二條

仕非為貧章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

取失言之辱哉語類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

爾亟拜也便不是禮 語類

齊宣王問卿章

温公疑孟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

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簒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簒亂之資也其可乎隱之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

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

戚之卿乎紂為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絶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絶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為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

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
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
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
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與曰隱之云三仁於大
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
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
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
義未嘗偏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

仁而不及義遂以為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讀余隱之尊孟辨○文集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

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説盡道理以上語類二條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説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以上語類三條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

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馬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答程正思

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

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答程正思○以上文集二條

食色性也章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内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内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語類

問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為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荅鄭子上

問告子先云義猶桮棬而下云以人性為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為在內疑告子本

皆以仁義為外既得孟子説畧認愛以為內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為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説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為性以為由心出故亦畧指愛以為在心曰初意亦只如此看過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答鄭子上〇以上文集二條

孟季子章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為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

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語類)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

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説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别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説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説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荅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

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

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

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
發動後便遏折了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
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
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
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
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
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

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

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

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以上語類八條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

陷溺之耳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

黄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

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麽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

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以上語類四條

牛山之木章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

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

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别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

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

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

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此言

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

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别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

此論心之本體也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荅不得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求放操存皆兼動静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以上語類十七條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

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荅許順之

夜氣不足以存敬夫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愚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

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脈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

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義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答何叔京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吕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謨取以評

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辯也答吳晦叔○以上文集四條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别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冐次而有所醒悟耶○答何叔京文集

魚我所欲章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_{語類}

問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

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為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為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為計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曰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〇荅萬正淳丈集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做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

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别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

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以上語類二條

仁人心也章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耳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説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静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

孟子説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

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功令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把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

自然愈失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求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遽謂心正

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

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耳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為此心無不

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刃則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須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是失其本心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池本下云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嘗相礙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以上語類十三條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胷中

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語類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閒

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曽從誰學曰不曽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以上語類三條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為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

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曽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答何叔京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敬夫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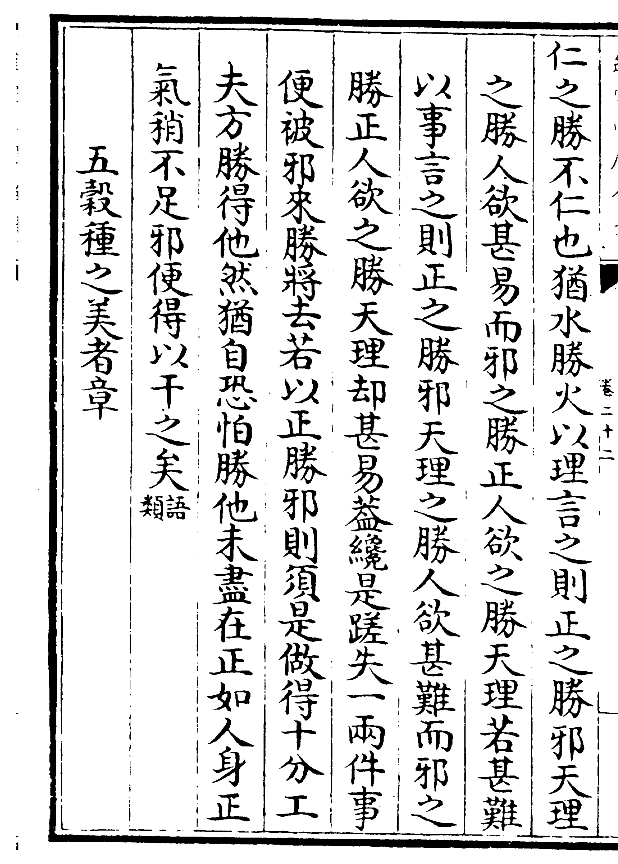
能奪耳此章内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内立字尤為要切 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窔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某說此章正如此解之

支離闇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以上文集二條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語類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語類

五穀種之美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臯滎陽間只爭這些子類語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語類

問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為重而告為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周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為重潔身為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曰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

可疑也答歐陽希遜○文集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曽便道是堯舜更不假脩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語類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

耳 答林擇之 ○文集

高子曰小弁章

某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某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辯小弁之說其為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曰得之答吳

孟子居鄒章

問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時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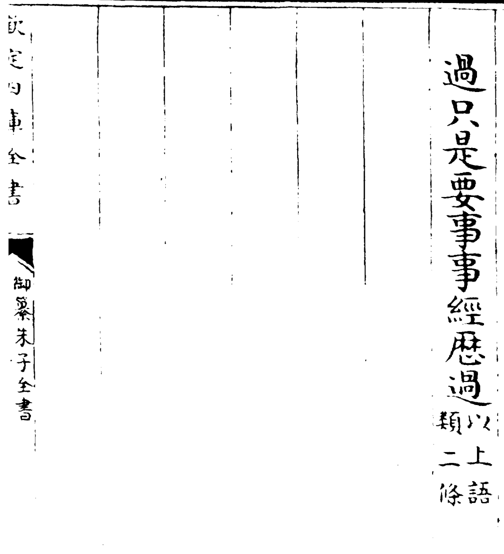
也
荅連嵩卿〇文集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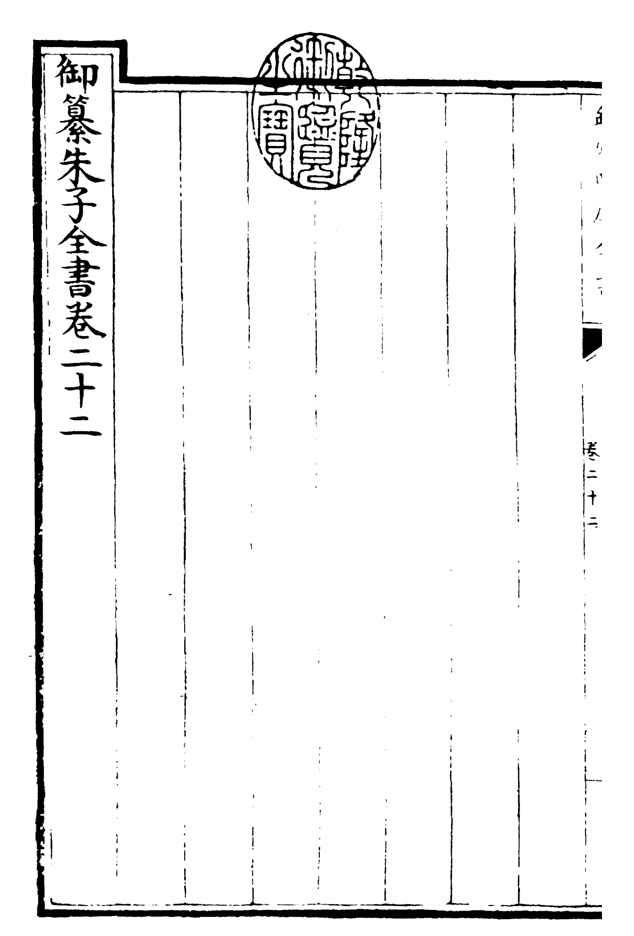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己為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肉為得罪於君耳語類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以上語類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

其心也相似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

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

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

黄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

盡箇甚麽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錄云知天是知源頭來處

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錄作公共之本原而

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

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

彼而来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以上語類七條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荅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為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答林德久

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滾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

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閒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條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踈性有動靜

蓋孟子本文甚切以上語類四條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存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閒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答余國秀○文集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

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

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絶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會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敬之問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脩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以上語類三條

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禀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

而唯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

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以上語類四條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

我事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

是勉強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

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

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

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

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

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横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

或問明道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
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
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
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
不惟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
通貫得為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
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以上語類五條

反身而誠敬夫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愚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賛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

馬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文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語類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濵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

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
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
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
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
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
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
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
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

則只是身所經歴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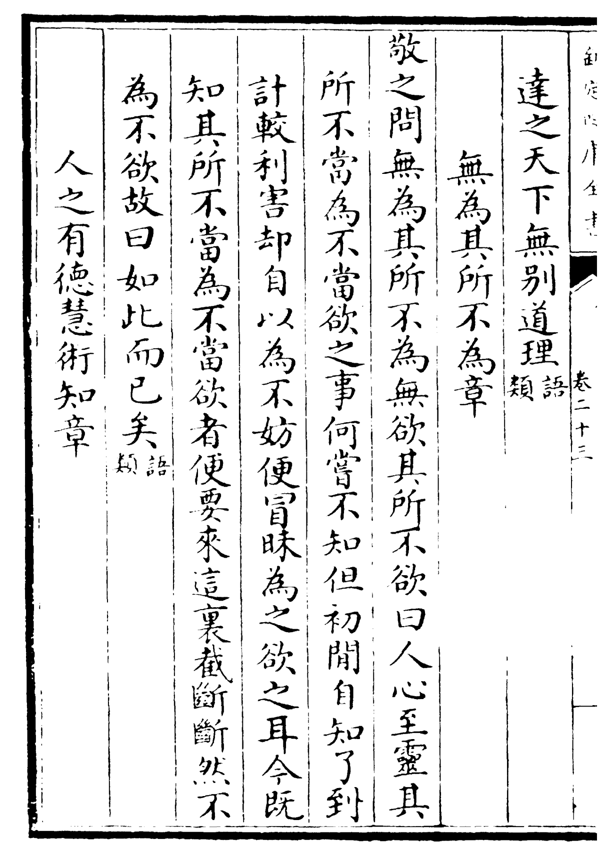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戸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

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

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以上語類五條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



達之天下無别道理 語類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語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語類

有安社稷臣章

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絶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語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

横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

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已顔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違於孔子矣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

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顔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顔子自知耳。答汪尚書文集

廣土衆民章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
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
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
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
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
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
没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没了義之根有忿狠底

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黒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以上語類四條

不言而喻集注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

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答歐陽希遜。文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九臯之類興

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𫚖兔柔木之類是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豪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源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源然流處便是那源本更去那裏别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

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以上語類二條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閒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

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

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以上語類二條

楊子取為我章

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已為人滅去已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已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脩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是也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顔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顔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顔子似為我

而非為我以上語類二條

執中當知時茍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何叔京○文集

飢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

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荅何叔京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

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辯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烏知二字為五霸設也如此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

亦非已有也以上語類二條

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霸之辭也答蔡季通

溫公疑孟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

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閒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隱之辯曰仁之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於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於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於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

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逺近多寡之閒耳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為仁耳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曰隱之以五霸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耳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

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强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為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

子不亦誤哉。讀余隱之尊孟辯 以上文集二條

王子墊問曰章

問王子墊以人之為士下既不為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答潘謙之文集

桃應問曰章

温公疑孟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皐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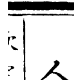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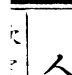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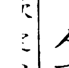
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隱之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為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荅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

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為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為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為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於法則失為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於海濵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為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為問目使孟子不荅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

易事父之孝遂荅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捨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於名教豈曰小補之哉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却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讀余隱之尊孟辯○文集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語類

形色天性章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

是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以上語類二條

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形是也盖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閒也但常人失其性

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聽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答吳晦叔文集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伯豐問横渠云顔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横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顔曽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荅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荅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横渠

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語類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

子教人為甚忠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語類

君子之於物也章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何叔京○文集

知者無不知也章

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歷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

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

樂之一事耳又如脩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来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語類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

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語類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其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語類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順之之説極是○答石子重

文集

好名之人章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强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羮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

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大處打得過小處滲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以上語類二條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以上語類二條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

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禀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

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

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

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禀有厚

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

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

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何如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

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以上語類六條

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答林德久

諸家之說即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

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闕處答許順之

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倒似於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

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賔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為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答吳伯豊○以上文集三條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現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

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顔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著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以上語類四條

逃墨必歸於楊章

問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曰楊墨皆是邪説無

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答嚴時亨文集

盆成括仕於齊章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答何叔京文集

人皆有所不忍章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

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説得漸漸較密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説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

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

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己有一豪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此說充無受爾汝之實與集注異可以兼存○以上語類二條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以上語類二條

說大人則藐之章

說大人之義其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

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婁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也答廖子晦○文集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

天理分數少也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本心都紛雜了以上語類二條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

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愿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凉凉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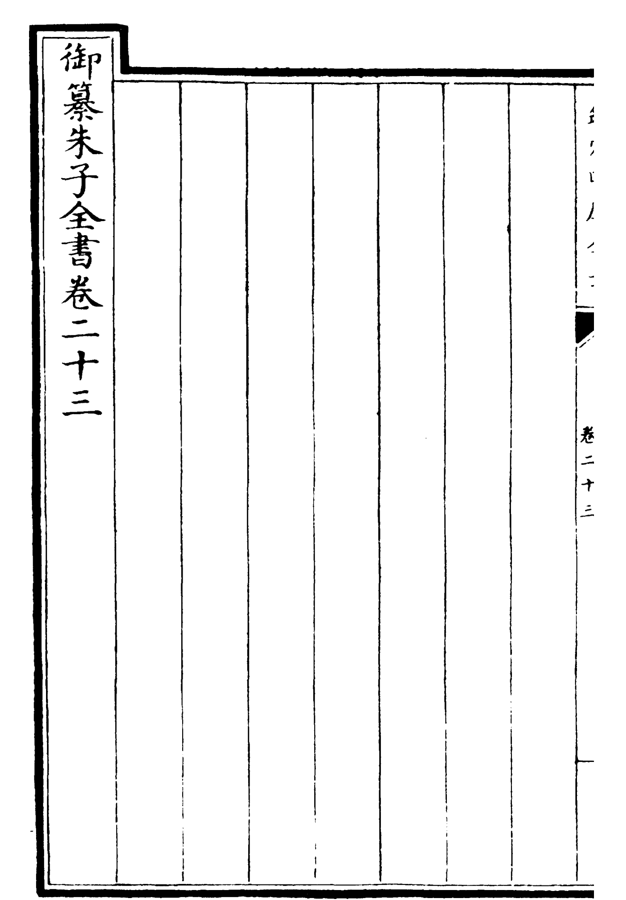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

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説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曽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罪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説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

以爲新民也以上語類二條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甚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葢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